

第十八章

群 蝇 逐 臭

天宝楼被抢的新闻比刮风还快，立刻传遍了全市。道里、道外两区的大小金店、银楼都受到惊吓而惶惶不可终日，一见来的顾客身穿大皮袄戴着大皮帽子就心惊肉跳，如临大敌，闹出了不少笑话。同时，风言风语的各种猜测、谣言也到处传播。有的说：“这一定是北边抗联干的，用这钱上大鼻子那儿买军火。”还有的说：“没准是江上军。他们江北训练处的人常戴那种黑皮帽子……”

警察、宪兵和特务这下来了神，咋咋呼呼，装模作样地成群往金店、银楼里溜达，动辄对来选购金银首饰的顾客盘问、搜身，见人家带钱多了从中抽出几张“带回去检查”是常事。有的以检查炸弹为名，在店堂里柜台内外乱翻乱窜，顺手牵羊将镯子、手榴往自己衣兜里装，搅得金店没法正常营业，还得好酒好菜地犒劳他们。这样一折腾，没挨抢的店家也等于遭了劫，变得门庭冷落车马稀了，整个哈尔滨金银首饰行业大伤元气，一蹶不振达半年之久。

有关江上军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那辆双套大马车逃走的方向正是江上军“顺天”、“养民”两舰在造船厂附近冬营的方位。

每年冬天，在大江封冻前江上军的各种大小舰只都要架离冰面，悬在木排上，不能冻在冰层里。机器要进行保养、封油，舰体要除锈上漆。水上防务移交给陆军后，海军部队要进行冬营、冬训和休整。海改陆后，舰上官兵也照样可以轻松一下“猫”个闲冬。第一主力舰队的四艘大型军舰按司令部指令，“定边”、“亲仁”两舰靠上北岸在作业队和训练处附近架起冬营；“顺天”、“养民”两舰停泊在二十道街以东的造船厂附近架起了冬营。劫匪逃走的方向确实是江上军冬营的方位，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而已，其他一点根据也没有。至于黑皮帽子、大皮袄，在冬天的哈尔滨可以说是极普通的穿戴，江上军有，每条街上也都有，要抓个千八百人不费事儿。

谣言传进江上军官兵耳中，引起一片大哗。江北两大营地更是群情激奋，有的愣头青丘八就打算放假时结伙去砸天宝楼，问他个明白：为啥把屎盆子往老子头上扣，操他妈的！

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在把笔记、讲义《六法全书》等学习用品装进书包，准备按时去上课。今天是白井教授讲政法课，还有一堂俄语，都是我最爱听、最重视的课程。这时，电话铃响了，宫崎副官接过立刻又把话筒递给了我：“左君，你的。”

电话是家里开当铺的那位李怀仁打来的。

“左大哥，我有要事相谈。五点钟在厚德福二楼，不见

不散！”语气凝重、恳切，与他平时的浪漫作风大相径庭。我忙告诉他不行，我今晚有课。请他能否另外安排时间，比如礼拜日，几点钟都行。李怀仁一听，急了，嗓门提高了八度：

“唉呀，我的大哥哟！此事事关重大，你无论如何也得来。这年头还上什么鸟课呀！回头咱把教授请家来给你补课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去吊死在你们司令部的门框上，定你个谋杀罪！……你别笑，这事非常重要，非你不行，我要撒谎，天打五雷轰！”

话说到这分上，我只好答应下来。都是要好的朋友，急成这样，此事大概非同小可，看来，今天又得旷课。

向宫崎副官打过招呼，我就拎起皮包从后楼梯下去，奔后院大门走去。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是我去上课的“法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无人过问。但离五点钟的约会还足足有两个小时，厚德福饭店距司令部很近，要先回家还得返回来，白跑冤枉路。我忽然想起前边不远处住着的马太太，顺便去看看她正好。

此人比我大五六岁，是道外区邮政局长马绍江的外室（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养的小老婆，不与家眷住在一起，而是另找住处，俗称外室），马太太虽已三十出头，但极擅长打扮、化妆，说她二十五六岁也不算恭维。这女人活泼好动，爱唱流行歌曲，交际舞跳得好，在社交场上挺有知名度。我就是在舞场上认识她的。

她的名义丈夫马局长，因为与我岳父在“家礼教”中属于同辈人，排在“二十三字辈”，都是哈尔滨家礼教尊长冯兢欧老先生（二十二字辈）的徒弟，所以见面时我就叫他马大叔。

马太太独居一座小楼，虽有老妈子佣人侍候，但寂寞难耐，经常打电话到副官处叫我去她家玩。弄得我不耐烦时便常常婉言拒绝，不等她说完话就咔嚓地撂下电话，现在想起实在有失礼貌。其实她家能够吸引我的是许多外国画报。邮政局在国内外邮件中经常扣压各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订阅的杂志、画报，马局长便拿回来给这位外室解闷。这些画报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内容丰富，非常好看。其中也有一些俄文画报，正是我学习俄语的好资料，有时马太太也让我翻译给她听，增添了不少乐趣。有时高兴，她也允许我借走拿回家里看，但必须谨慎小心，一不能丢失，二不能传出去，否则会惹来麻烦。半年多没登门，说不定又有许多画报可看了。消磨一两个小时，大概没问题。

上楼敲开房门，马太太一见是我，一把搂住就在我腮帮子上印了个大口红。这是她对我惯用的见面礼。我的大盖帽被她摘下扔在了沙发上。屋里手摇唱机正在播放华尔兹舞曲，马太太便非拉着我在室内跳几圈不可。我怕佣人看见不雅观，忙找手帕将脸上口红擦去，告诉她我早上做操时把腰拧了今天不能陪她跳舞，以后请她去舞厅再弥补。问她有没有新画报拿出来给我看看，马太太娇嗔地捶了我几下，只好撅着嘴将一摞画报扔进了我怀里：“看吧，看吧，你小子哪是来看我，是看这上面的外国大娘儿们吧……哼！”

我一边看画报一边和她聊天，不由得将话题扯到了天宝楼被抢的事情上。一提天宝楼马太太便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那个老万家老老少少没一个人揍的好东西，柜台上尽卖假货骗人，他家那鳖犊儿子专给小姑娘‘开苞’，真是缺了大德了。听说天宝楼被抢的时候，万大少爷正在新世界又给一个小姑娘开啦！抢他家，活该！这是天报应……”大

概马太太在天宝楼买首饰上过当，早憋了一肚子气，这回总算吐出来了。

我一看表，差十几分钟就五点了。既然答应赴约就决不能失信，我扔下画报抓起帽子拎着皮包就夺门而出。马太太见我飞奔下楼的样子根本不像扭了腰，气得趴在窗台用南方口音骂了我一长串难听的话，好在我一句也不懂，转过街角就跑没影了。

道外区南五道街口的“厚德福”饭店，信誉卓著，久盛不衰，在哈尔滨的知名度不亚于北平的“全聚德”。冬季，五点来钟天刚黑，饭店门前的霓虹灯就已经五彩缤纷地光芒四射了。汽车、马车、洋车来来往往。有洋车夫送来的被客人“叫条子”的妓女在姗姗登楼；有搂肩抱腰，酒气熏天的军官们在嬉闹中离去……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三号雅间的老爷来客啦……”侍者的传呼声中，门帘一挑，李怀仁和一位四十来岁的绅士迎了出来，双手抱拳把我让了进去。

我摘下腰间的短剑和头上的大盖帽，立刻被一个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接过，挂在了屋角的衣架上。未等入座，李怀仁就亲热地在我前胸轻打了两拳：“左兄真够意思，够朋友！算我老弟有面子。好，我先介绍一下，这就是我提到的江上军司令部的左翻译官，我的好朋友。”又转身向我介绍那位绅士：“这位是天宝楼金店的少东家，万百川先生……”

互换名片是当时社交场合初次见面的一种礼节。记得我常用的名片上一直是这么几行字：右上行是“江上军司令部”，下行是“江上军军法会审”；正中印的是“翻译官左奇峰”职衔三字稍小，名字三字挺大；左下角印有副官处的电

话：8756。翻过背面，左下角印有“交际专用，启事盖章”八个小字。这八个小字大有文章。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如果手持一张带某官衔的名片，背面写上要求办的什么事再加盖名章，那就等于介绍信或本人亲笔公函，一定生效。事情无论大小，照办不误。如果是宪兵队长官或者警务官吏的名片那就更不得了。只要在背面写上持此名片者系本部工作人员等等，再盖有红色印章，那么这张名片就等于护身符，通行证了，许多地方都可以畅行无阻。坐车、看戏可以不用买票，以执行公务为名占点便宜。

对方与我交换的名片上只印了一行字：天宝楼金店总经理万百川。我没等坐下来，心里已经明白李怀仁这小子今天要唱的是什么戏了。

我被推推让让地坐在了正面首席，左边万百川，右边李怀仁，对面下首是那个姑娘。后来才知道她就是万百川给起了个日本花名的“娟美子”。她“开苞”后已被万百川以每月一千大洋的价格包租了三个月。今天姑娘穿一身暗紫色的中式女冬装，一言不发，笑盈盈地只是给大家斟酒。

茶房进来问是否可以上菜，李怀仁一举手：“上。”立刻，葱烧海参、瓦块甲鱼等等使热气腾腾地摆了一桌子。

李怀仁是我的酒友，知道我爱喝什么，于是当时哈尔滨最流行的老烧米酒“史国公”送了上来。娟美给几个酒杯斟满后，万百川先站了起来，双手举杯道：“今天幸会这位左老弟万某万幸，来，请干一杯……”

举杯时，我注意到万大少爷双手捧杯的手是“里三外七”，左手的食指内屈成勾形。这是“家礼教”（也称“在家礼”）中人的标志，是在江湖中、社会上初次见面试探对方身份的一种方式。如果对方以同样的手势捧杯，就说明是自

己人，同道。那就万事大吉，一切事情会好说。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对方都会鼎力相助，不敢推托。如果不是，就只好另当别论。

我虽然懂这种手势可偏偏不是“在家礼”。岳父是“家礼教”中人，却与此事不沾边。所以我捧杯的双手是“里二外八”，一口干了。

史国公酒虽略有苦味但醇香可口，回味无穷，不上头，尽可敞开了喝。大家坐下后，李怀仁便开门见山，提起了天宝楼的抢劫案。

“左兄，万大哥今天请你来，就是求你帮忙的。这天宝楼被抢的事你也一定听说了……”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听他们说下去，边喝酒，边吃菜。当听到万百川讲到黑皮帽子大皮袄的时候，我打断了他的话头，问道：“万老兄交际这么广，那么道外警宪方面就没有什么线索吗？”

万百川放下酒杯，长长地叹了口气：“唉——朋友倒是不少，但是有价值的线索连毛也没摸到一根！”

菜还在上，酒还在喝。我已经把衣扣解开，进入了自由状态，不感拘束了。万百川一见，知道可以道明真意了。他仍用那种手势捧杯又站了起来：“左老弟，咱们兄弟有缘，一见如故。大哥有一句心里话想斗胆说一说，希望老弟不要见怪……”

我大概有了几分醉意，看了一眼他的手势不觉冒出一句家礼教的行话来：“不知大哥在家多高香头……”

万百川一听，像被谁捅了一刀似的，手里的酒杯差点掉下来，惊讶得双眼发光，精神为之一振，叫道：“唉呀！兄弟原来是‘家里’人！那就太好了，此事一定……”

我笑着摆摆手问：“老兄别忙，小弟还想请教老兄拜在哪位前辈师门孝祖？”

这下，万百川真把我当成同道了，立刻双手抱拳回应：“岂敢，岂敢。左老弟，愚兄不才，前几年拜在马老马绍江前辈门下，身佩二十四字烧香呢。”

这一套家礼教的问答，使我弄明白了他原来是马局长的徒弟。按理说，这二十四字辈在哈尔滨的家礼教中辈分也不算低了，应属“学”字辈。连上海滩的杜月笙也不过是二十二字辈，与冯兢欧老先生同辈，这万百川并非等闲之辈，以其资格，在哈尔滨的徒子徒孙也决不会少。

据考证，这个所谓的“家礼教”就是旧中国最著名的民间帮会“青帮”。青帮据说发源于明代佛教的一个支派——罗教。而罗教是从中国禅宗的临济宗分化出来的一个民间教门，初创于明代中叶的正德年间（1506—1521），创始人名叫罗清，法号悟空。教内尊称他为罗祖，讳其姓，用其名。“青”即“清”，始为帮名。青帮内部师徒相称，辈分定为二十个字：

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

这最后一个“礼”字大概就是“家礼教”教名的由来。而帮众将教内称为家，“在家礼”即民间对入教者的统称。

到了清朝末年，这二十个字已经用完，便又添了“大通悟学”四个字。民国以后，帮内又续了二十四个字：

万象皈依，戒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发修行（参考《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范春三，袁东旭编著）。

在东北地区则另有一番江湖规矩，例如两人同“在家

礼”，见面探问对方的姓名时，答者就会说：“在家姓×（本姓），在外姓潘……”这个潘字并非是姓，而是家礼教人的统称。大概是从“攀”字演化而来，为互相厮见、攀附帮助的意思。

我怕万百川加深误会，不好脱身，忙告诉他：“小弟岳父是‘家里’人，与马局长比高同一香头。小弟如想进家也很容易，只是身在军伍又太年轻，一心只想求学，所以岳父屡次引导也终未敢拜门烧香，暂作门外弟子。日后只等天机缘分一到，免不了就要跪门拜祖了……尽管如此，万兄如有指教也一定从命。”

万百川听了我这一番话，不免有点泄气，但还是把有关案情的疑点提了出来：“……听店内经理说，两个劫匪中那个年轻人头上戴的帽子就是江上军士官们的那种青盔黑皮帽子。你看，这不就是线索吗？”

我摇摇头不以为然道：“黑皮帽子满街都是，你看那些阔佬头上的海龙帽子、身上的水獭领子不都是黑色的吗，拿这个当线索，想破案可就走岔道了。对了，有件事我可要提醒你们：近来街上谣传，将这皮帽子给江上军扣上了，咱们军内的一群愣头青正要去砸你们天宝楼呢，我看这股风还是少刮为妙……现在江上军正是海、陆服制交替的节骨眼上，一些老海军当兵的眼睛都红了，一肚子火没处撒。这事捅大了等于火上浇油。到时候一旦炸了营，可别弄假成真，给你们天宝楼真来这么一水子……”万百川一听，脸都白了，鼻头不觉渗出了汗珠。他转转眼珠摘下眼镜，用雪白的手帕反复地擦了起来，囔囔地说：“是，是，有道理，有道理……”空气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闷，令人窒息。李怀仁和娟美姑娘傻坐着，根本插不上话。

但是，万百川并没因此打消对江上军的怀疑。这位大少爷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人，于是，又敬了一杯酒后，他便道出了本意：

“左老弟，咱们真是有缘，话也越说越近。这件事无论如何还请老弟多多费心。如有可商量处，哪怕返还一半我们也就感激不尽了……”得，这不还是认定江上军的人把天宝楼抢了吗？我心里挺别扭：误了一天课不说还沾了一身“匪气”，不禁有些厌烦，但碍于朋友李怀仁的面子，不便让人太下不来台，便笑着说：“大哥尽管放心，我们军内‘在家礼’的人也不少。小弟回去以后一定以礼相访、规劝，如果真有线索我一定穷追到底。稍有与此案沾边的，咱们军法处也决不会放过。”

别看我说得冠冕堂皇，义气千秋的，其实是信口胡诌。你天宝楼就是被抢光了与我何干？你家是开金矿的，丢些金条、元宝，不过是拔了几根毛而已！

时针已指向晚上八点。我站起身来整衣戴帽，准备告辞。万大少爷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扁扁的红缎子小包一把塞进了我的上衣兜里：

“这点小意思，算大哥我送给弟妹的一点小礼物。”

我假惺惺地再三推让，最后还是让这东西牢牢实地落在了兜底。回家后，拿给老婆一看，原来是一枚足有二钱重的女式金戒指。我告诉她，这是年底发奖金给她买的。老婆高兴得不得了，在我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正在马太太印口红的位置上。这回不用擦，我老婆是教师，不涂口红。

俗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为了对得起万大少爷和朋友李怀仁，我在江上军没少给天宝楼卖力气。首先，

我特意找了司令部警卫队长、中尉曲大胖子，我早知道他是家礼教中人，闲聊时，透露给他：天宝楼是你们家礼教中的……但没什么反应，看来没戏。

然而情报处的丰永少校近日却对这案子大感兴趣。大概是他手下的几十名情报兵提供的消息。上个月，他已经把这群经过培训的狗腿子换上了军装，派向江北营地和已经进入冬营的几艘舰艇上寻风闻臭去了。

今天上午，中将司令官李文龙曾打发勤务兵把朱副官和我叫到办公室，对天宝楼的抢劫案问这问那，看来，与江上军有关的谣言也传入了他的耳中了。

“司令千万别听街面上的传言，这事与咱们根本不沾边儿。”朱副官似乎胸有成竹，语气十分肯定。“您为这事操心费神可犯不着，有空喝点好茶再养养神比啥都强。”我一边给朱副官敲边鼓溜缝儿，一边顺手拉开门喊勤务兵给司令沏茶来。

“是吗？好吧。把曲队长找来，让他查查那些闲话都是打哪儿传来的！他妈拉个巴子的……”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司令部上下照例是一派吊儿郎当的闲散景象。我的大学今天也没课。按惯例，每个月的这一天下午我都有一趟美差：送大米。军需处白井少校已跟宫崎副官打过招呼，让我押车往各个日本军官的住所去挨家挨户送大米，每户一袋，每袋五十斤。总共五十九袋，其中有一袋是我和司机王师傅的酬劳。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因为王师傅路最熟，本人语言最通。

中午，大家都在二楼的食堂吃饭。

“满洲国”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物资供应日趋匮乏。到了1943年末，别说平民百姓，就是政府的一般职员和中

小业主的生活也开始艰难起来。细粮变得十分珍贵。士兵吃的是苞米面、高粱米，我家的饭锅里也是高粱米、大米、小豆等混着做。每月能得半袋大米算是意外之财了。

一早，勤务兵来向各位军官询问中午订饭的事，许多人都已谢绝，而是将自带的饭盒交给勤务兵送食堂去热下算了。我今天带的午饭是混合面馒头，白菜炒粉条，连点肉沫也没有。看了一眼坐在同一饭桌的宫崎副官，他端的牛腰形饭盒里是高粱米煮黄豆，几块老咸菜。原来他家的大米也早吃光了。

饭刚吃一半，丰永叼着牙签推门进了食堂，在人饭桌旁找到我，便让我到情报室去一趟。按情理，我满可以等到下午一点上班后再去找他。但见他语气郑重，还带有命令的口吻，似乎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我只好端起饭盒，嘴里还嚼着混合面馒头就跟了出来，和他一起上了三楼。

进了情报处，丰永打发走值班的勤务兵，挥手让我坐下，并叫我继续吃饭，和他边谈边吃。这家伙把两只穿着高腰靴子的脚架在桌子上，牙签还含在嘴里对我说：“左君，关于天宝楼被抢劫的事件，你还有什么看法，请再谈一谈……”他找我问这件事已经不止一次，这回又特意把我叫到情报处谈话，其目的非常明显，丰永已经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金店大捞一把了。他是想让我从中协助，插手此案。我不禁有些替万百川担心。这几天，他来了不少电话。由于有我事先嘱咐，都被勤务兵以“不在”或“开会去了”打发掉了。听说这些日子万大少爷被警察、宪兵折腾得焦头烂额，应接不暇，又破了不少财。其实天宝楼被抢后万家压根就没去报案。万百川只是私下里找了些警宪方面的朋友帮忙破案，却万没想到这案子倒成了军警宪特们发财的好机会，令

他暗中叫苦不迭。

天宝楼被抢后一直没有开业，顾客没了，警察、宪兵却如逐臭的毒蝇嗡嗡而来。万百川每天迎来送往，陪酒送礼，忙得连逛窑子的工夫都没有了。如今，万家已不指望破案，只求这些“官匪”别再来趁火打劫——骚扰、“刮金”，就谢天谢地了。

我一边吃馒头，划拉菜，一边把上午和朱副官对李文龙司令说的那套话对丰永又说了一遍，让他别费心，多养神。丰永听着，慢慢地点着头。他忽然把双脚从桌子上撤下来，背着手开始在屋里踱步。我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扣上饭盒盖，丰永停在我面前，伸出一个指头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据我所知，劫匪使用的那种匣子枪，在江北作业队中确实有人配带……还有，左君，此事你能不能断定是‘抗联’干的呢？”

“少校殿（对军人的尊称。日语发音为‘兜奴’，汉字为‘殿’），这都什么年头啦，哪儿还有什么抗联，早叫咱们消灭得一干二净了。别说哈尔滨，就是整个满洲国也找不见一个抗联的影子啊。再提抗联，不怕人家笑话咱们吗？”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这案子不是抗联就是大、小兴安岭一带的土匪干的。其实有些抗联队伍以前就是土匪。先是杀富济贫，日本鬼子来了就抗日。这种武装，一无统一服装，二无军旗、臂章，哪分得清楚谁是谁呀。再说谁抢谁与我何干，破不破案子，我还是得吃混合面馒头大白菜。

丰永似乎还不死心，瞪着大眼珠子对我说：“咱们是否应该去一趟天宝楼，再了解一下情况。你看如何？”

“这个……我看不太妥当吧。你想，咱们江上军是特种部队，一般不宜干预地方事务。如果插手此案势必要与地方

宪兵队发生冲突。再说‘四宪’的滨口一直与我军不和，一旦与他们发生磨擦……少校殿，我看咱们再等等，看案情有什么进展，如果真与我军有什么瓜葛咱们再出头也不迟啊。”

这一番话说得丰永连连点头，不再说话。这时后院的王师傅见时间已到还不见我出来，便摠起了汽车喇叭。那辆烧木炭的大卡车弄得后院浓烟滚滚，像着火一样。

丰永知道我有送大米的任务，挥挥手：“去吧，咱们以后有空再聊……见到我老婆，让她给你抓些粉条回去！”

我一边下楼一边在心里说：“万百川，我又替你挡住了一个剥皮鬼。你小子这枚金戒指可没白送。”

江上军的日本军官大部分集中住在马家沟东南隅一带的所谓“代用官舍”（即军官住宅小区）。是四五趟水泥罩面的灰色二层楼，外观比较朴实、整齐，只是建筑物之间多见马粪、垃圾，因为这里还杂住着四军骑兵团的部分军官，常有勤务兵骑马来接送军官。

我每月必来一次，所以对这些日本军官的家庭有所了解。日本军官系工薪制，生活并不富裕。日本国内因连年征战，财竭物尽，百姓生活已困苦异常。这些军官许多人都得把工薪的一部分寄回国内补贴家用，致使他们在满洲的军旅生涯也紧巴巴地捉襟见肘。这司令部军需处每月每户分给的五十斤大米，对他们来说如雪中送炭，十分珍贵，日本人家属们称之为“珍珠大米”。

冒着黑烟的汽车开进宿舍区，受到所有家庭主妇的欢迎。装大米的草袋子拖过来蹭过去，一袋袋地分发到户，很快就卸下了一多半。丰永的老婆是个斜眼，看到汽车老远就点头哈腰地迎了上来，大叫：“哎呀，左君又来啦，真是太

辛苦啦！……”我和王师傅将米袋子送到她家门口，寒暄几句就开车走了。粉条子的事根本没提。我知道丰永又从江北运来了几大车粉条堆在了董家的后院里，本钱大概也是向董六借的或是合伙买卖。封冻的松花江上，马车、爬犁已经趟出了好几条冰路，丰永的货车全是打着“军需”的旗号由穿军装的情报兵押运过了江；然后暗地里批发给杂货店和小商贩。

最后一户就是军需少校白井的家，在宿舍尽头的拐角处。从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往外看，只见白井的老婆背着一个孩子在出来进去地忙着什么。听见汽车喇叭响，这女人笑逐颜开迎了过来，哈腰鞠躬请我们进屋喝茶。王师傅又爬上后大厢拽下了一个米袋子。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个七十多岁、颤颤巍巍的老太婆，是白井的老妈妈。白发蓬乱，没牙的下巴往上撅着，又开始唠叨：“哎呀，又是珍珠大米吧！小伙子太辛苦啦，请里边喝茶吧……这大米呀，虽然壳子多了点，可也够珍贵的了。五口人哪，就豚娘吃的多（豚娘是白井少校的妹妹，一个肥胖的日本妞，在司令部电话总机当接线员）。次郎（白井的弟弟）又好几个月没信了。这仗啊，啥时候能打完噢……”我们汽车都开出老远了还见她的嘴在不停地翕动着。

车上只剩下最后一袋大米了，这是我和王师傅两个今天下午劳动的报酬。汽车经许公路直往我家开去。王师傅将大卡车径直开进了我家住的大杂院，停在了自家小院门口。

我告诉老爸和嫂子把大米倒出一半，请王师傅进屋喝口茶。老爸早预备好了米袋子，在王师傅的一再推让坚持下给我家倒出了一多半，草袋子里只剩下约二十斤，留给了王师傅。

王师傅只喝了一口茶便告辞：“左译官，我不多耽搁了，还要给亲戚家拉趟东西……”

我说：“放心办你的事去，没关系，车队那边有我呢。”

王师傅又从车上给我扔下来一麻袋小方块木炭（这是瓦斯车的燃料，是用来做饭、烧炕求之不得的好东西），然后嘭嘭嘭地把车开走了。院里的铁路工人王大哥和赵大哥都冲我竖大拇指，邻居们全羡慕得不得了。

老婆也笑眯眯地回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提前一小时下了课，我看见她抱起孩子的手上那枚金戒指在闪闪发光。